

古书从刊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辨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螭蝮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

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母爲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

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

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
曰人有鬻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
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
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
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
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
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
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
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
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
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
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

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

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

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劔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礼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

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万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百石

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女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

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僞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軀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

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
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
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
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頡晉
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
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
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
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
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
國分爲三陳靈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
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栢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
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
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
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
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
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
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
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爲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
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
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
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
爲人臣者破家殘胷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
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
害之衆貪其利刼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
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

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